



虞邵庵批點文選心訣錄

序十三篇

韓退之七篇

送楊巨源少尹

送董邵南序

送許鄧州序

送浮屠文暢

卯子序二篇

愚溪詩序

歐陽永叔三篇

章望之字序

送徐無黨南歸

曾子固一篇

贈黎安二生序

記十七篇

韓退之二篇

五南池序

序

滕王閣記

柳子厚五篇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钴鉞潭西小丘記

歐陽永叔三篇

書錦堂記

王彥章畫像記

藍田水廳壁記

愚黃溪記

钴鉞潭記

蘇明允一篇

木假山記

蘇子瞻一篇

醉白堂記

曾子固五篇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仁都觀三門記

分寧縣雲岫院記  
注公守記

思亭記  
批點心訣目錄畢

邵庵批點文選心訣

序

送楊巨源少尹序

韓退之

議論體終篇將二疏事相形起議論末美巨源能歸其鄉凡四段

第一段二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

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

去于時公卿設  
者多嘆息泣下

共言廿六賢漢史既傳其

昔又圖其迹

至今而人耳目赫赫若

巨子巨源業揚君巨源

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三字為末十亦內之相去歸

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張本二流其意豈異

也此一段將二疏與此節說戶余忝在公身西不能出不知揚

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身幾兩見幾匹道照前邊觀者

亦有嘆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否字上着一以字不微賢不相連 第二節說巨源

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不之去史官未必有傳如二疏又著此句文字了熊而畫與不畫

司不論也此第二段說 疏所有 皆是將二疏與然吾聞楊侯

去丞相有愛而惜之也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

祿又為歌詩以勸之此本是一節總作一節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

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無否古今人同不同未

可知也第三段說所有 所無凡二節 只一節中世士入官為家罷則無所

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者

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其水某丘吾童子時

所釣游也鄉人莫不余以楊侯不去其鄉

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示社其其在斯人

歟其在斯人歟第四段歸美 揚巨源能歸

送溫處士赴河陽

議論體前二段是譬

譬東都

樂譬馬公輩

三四段

第一節立程子說起

第二節設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

空夫冀北馬多天下

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

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虛語矣

此第一段說伯樂

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寺才公不市者洛之

人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

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

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

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不取一人焉拔其

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

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

奚所諮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也巷處者誰與嬉遊

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用

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見大夫烏公一鎮河

第三節烏公取石生

節說取溫生

第五節說東都

朝取一人焉

此下四節形容東都無取士之意韓公自謂

拔其尤

此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南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

可也此第二段說為夫公取凡六節者准相與將耳相

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之武士於幕下求第二節說東都失二生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歷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

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第三節結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訓所稱為天下賀以

後所稱為吾致私祀於廬取第三段推留守相公指第二節自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出推其意而序之此第四段說作序凡一節

### 贈崔復州序

議論體當時郡寬其力故此以初說凡四段

第一節叙刺史之榮欲抑先揚四事長短不齊文字之妙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以下數十人其鋪叙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前暗叙刺史之事到此說出矣雖然幽遠之細民其足跡此小節說小民之情不能自達於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此小節說小民之窮其意暗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此小節說小民之窮其意暗

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此小節說小民之窮其意暗乎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  
無恒水旱癘疫之下期民一懸於州縣令不以  
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  
也此第一段說刺史難為欲抑先揚凡二節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  
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  
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第二段說崔君得賢使長為刺史不難凡一節  
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存于七石黃復人之將蒙其  
休澤也於是乎言第三段說序凡一節

### 送董邵南序

議論體

此叙邵南往河北河北曰大梁以後不稟命朝廷邵南之行將求用於錫也篇有不满邵南之意未諷諸鎮凡二段

第一節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

第二節

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

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第二節衆義彊仁者皆愛惜

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段揚然吾聞風俗與

化移易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凡三節口亦云耶聊以吾子之



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于有所感矣為我弔望  
諸君之墓而觀於其中復奈其屠狗者乎為我謝  
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後段凡兩節

### 送許郢州序

議論體

此序本是送郢州而前兩段皆為于公發得非于公在山南徵求頗急故公因以規之耶前送崔復州亦此意但說得較淺耳凡三句

第一節叙曾通書于公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

此舉書之辭

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

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善辭止也不以其言為不可復

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

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輒重相形是非忠乎君而

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

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

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許公之行道刺史之事以

為于公贈此第一段叙所以言于公之由凡五節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

第二節

第三節于公能是其言

第二節說于公復書

第四節以于公為知己退

第五節說以言贈于公

第一節立柱于雙說起

第二節說敗於自異

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

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民賦二字是綱領與情是子母不以情乎州繇是刺史不

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

而賦益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結誠使刺史不私於

其民反上節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

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自同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

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成令不行者未之

有也段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

書中所言

其有不信乎此第二段叙所言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

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

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宴游一朝之

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此第三段方說許

### 贈張童子序

體此篇勉張童子以學進一步說借明經來相並說以諷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石歲至三千人始自縣

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

第二節說敗於自異

民賦二字是

綱領與情是子母

敗

結

第三節說成於自同言語皆

自同

自同

成

結第四節總結兩

書中所言

此第一節粘住前段說起

第二節拾起前段略說省文法

第四節說作序

第三節說上許公

第一節言舉明經者多

其欲速凡四段

第二節言中

明經者少中間分三小節此小節說試于縣

第二小節試于州府

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

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

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縣

司指禮部

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

與第一節三千人多少相應

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

結上三小節

第三節言明經之難

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千萬言，其傳註

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錄是舉者，或遠至十餘

即第一節三千人

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

即第二節二百人

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

與童子相形

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

第一節序童子中本末與前第一節相應

焉。此第一節言明經，即重明，輕凡四節。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送禮部一舉

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

第二節掄揚童子之美

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曰明達神

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此第二段言童子

第一節言童子之行爲上文起本

得官之易凡二節

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

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

第三節叙諸公送行之詩為作序起本 五都即上文雍陝統洛河也

自朝之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

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此第三段言作序雖然愈

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

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

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

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

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

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此第四段發主意凡三節

### 送浮屠文暢序

**體** 此篇極詆浮屠特是語意含蓄不露讀之不覺凡五段

第一節開兩股設問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

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麾之在

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此一段說異端之學能為法

文暢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

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

七卷

第三節說文暢得文之多

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

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

徒舉浮屠之說贈焉此第二段說文暢喜文章凡四節天文暢浮屠也如

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

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

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

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

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

第四節却諸公之文生下意

第一節說文暢不欲聞浮屠

第三節說文暢慕聖人之道故求吾儒之文

第三節

說吾儒當告文暢以聖人之道

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

也此第三段說文暢求五儒文正是慕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

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

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

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

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

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

吟言名山其夫秋

第三節說得聖人之道而後異禽獸一可承兩句文字不排

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為之已

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

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亦不知其所自

耶此第四段說聖人之道者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

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

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

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此第五段說餘意就過作序之意凡二節

### 愚溪詩序

柳子厚

體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

故姓氏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

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

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

定士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

溪此第一段序愚溪本未凡五節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

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

此節有兩小節前小節說禽獸不能免禍後小節說人得聖人所以異於禽獸

此第四句說知而不告者却

此第五句說知而不告者却

此第六句說知而不告者却

此第七句說知而不告者却

此第八句說知而不告者却

此第九句說知而不告者却

此第十句說知而不告者却

瀟水字為下文起

第二節言溪姓

第三節言溪名

第四節言溪名

第五節言溪名

第六節言溪名

第七節言溪名

第八節言溪名

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

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

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

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

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

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

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

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

節說愚池

第五節說愚堂愚亭愚島合三為一文字不排

第六節總結

奇字美

忘相形

問智愚二字相形

此第二段叙溪之景凡六節

第一節借智樂水為證按桂上文設

一節說溪不可勝舟一節說溪幽邃不能與雲雨

第三節總結自己身上收於前就生下文

結文

此第二段序溪之愚凡三節

第一節借甯武子為証

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

余適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

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

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

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

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

希夷寂寥而不我知也於且作八愚詩

推開了二子重在自己

第二節說己之愚尤甚

第三節就溪上收前段說溪就自己身上收

第一節說愚溪雖愚而可喜

不走了愚字

應前愛字

於世不合於俗照前兩段

第三節總結

形容愚字

此第五段放起溪與自己凡三節

紀于溪石上此第六段敘作詩只一節

### 陪永州崔使君遊譙南池序

體

第一節說池之所在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

第二節叙池之景物

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栝竹箭哀鳴之禽其下

形容上

多芡菱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間誠遊觀

第一節序崔公之政

之佳麗者矣此第一段叙南池凡二節崔公既來其故宅以肆其風

樂字應在後兩句如轉樞一承上生下

第二節序遊之時

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莫之春徵賢合姻登

叶韻 第三節序遊之樂

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隨萬象在下浮空汎景蕩若

亦叶韻

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

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恬不知

結 收第一段第一節

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此第二段序崔公之遊凡三節

第一節借古人引起舉照前會字亦應在後

四字皆此皆主意

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

第二節說崔公與諸賢士將去

亦叶韻

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

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越越湘中為顛預客

第二節說已獨留賢皆去而已獨留所以當歡而悲也

耶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



可再也故為文志之此第三段序作序凡三節

### 章望之字序

歐陽永叔

體

第一節說章君求字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

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此第一段序章君名求之意凡二節

而告之者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眾人者言出而為音丁各望之與為

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議論小借言事二段引起

故絃縱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衣裳第二節鋪叙容貌

黻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

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

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變文

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

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尊字代表字

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外雖盛其服文其容民第五節轉若無行只容貌亦不足表於民

不尊也此第二段發明表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岳

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第一節說山川

尾耳

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

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第二節孝之友悌達於

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第一等不曾指人名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

若隋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第二等指名位于中而姦

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

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第三等

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

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

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第四等指大名再變文此萬世之望

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就取表民字結傳曰其在賢者

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而色仁好學而

有志其絜然脩乎其外而輝然克乎其內以發乎文

辭則又辨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

焉者也是固識夫遠大者矣雖余何以勗焉弟因其

志廣其說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此第四段說作序之意

集古錄目序

體

第一節正說

第二節反說

好力二字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

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此第一段泛說象犀虎

豹犀象說

主意凡二節

豹巒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

第二節借金玉珠璣說

遠

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

難

出南海常出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

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

而後進其崖朋密寒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

總上文金玉珠璣三事遠且難應上文近且易

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

第三節出主意字結上文

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此第二

容主好之而物

第一節序本題金石遺文

段借形

聚一版凡三節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

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

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

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

節言有力而不好

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

第三節說好之無力

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

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此第三段上本題說有力而不好好之而

無方凡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性頑而嗜古凡世人第一節說已之好

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好於斯好之已三節指上文金石之類

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公不欲誇其有力故為是說

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第二節說聚物而為錄古

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暗說遠與上文相應

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三節說錄無次第

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

第四節說目錄

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

目因併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

於多聞此第四段承上文說已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第一節設問

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第二節答

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

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此第五段說餘意凡三節

此指金石遺文後指象犀珠玉意與羨溪石記未意相同皆是不欲人取去此取說得不覺

### 送徐無黨南歸序

體

凡四段

第一節借草木鳥獸衆人旁影聖人不朽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

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

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

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

存也此第一段說聖賢所以不朽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

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

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引虛証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

必皆能言之也哉第二段併事與言退矣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

亦可也此一段歸在顏子上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

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餓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

如愚人先抑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

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

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先抑後揚此第二段說聖賢所以不朽

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

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

考漢唐文士所作文章今多不存為証

只在修身學退事與言

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第二節承上文說之音

不能朽文章麗矣言語工矣造語工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

音之過耳也語佳警策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眾人之汲

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

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

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

可悲也此第三段說文章不可恃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

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

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句佳予欲推其盛氣

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

辭者亦因以自警焉此第四段上本題作序之意凡三節

贈黎安二生序 曾子固

體此篇勉二生以行道不當俟為是而已文字深婉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

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

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閑壯雋

照東段草木鳥獸眾人事務開作三說文

第三節說今人欲

第一節稱美徐生之文

第二節序作序之意

第三節回護自家占地步

無此兩句便是次他的

第一節說東坡曾以書薦二生

二節說二生携其文來見

三節揄揚二生之文

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縱者不可

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竒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

善知人者也此第一段序二生相見本末凡四節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

叅軍將行請余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

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三節黎生答序意叅生曰予與安生之學

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

惑於里人此第二段序二生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

聞孰有甚於余乎形容迂字好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

道可論不知合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

之迂聞孰有甚於余乎第二節說二上不當求序於迂者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

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

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此第三段說重在下股然則

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

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

離乎道矣生甚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

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君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此第四段

冷語不走了起句

文選

九

文選

文選

說作序之意  
凡三節

記

### 新修滕王閣記

韓退之

第一節說聞滕王閣

愈少時則聞之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

第二節言二王之文願讀之就便見題

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二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

須說緣後面有詞列二王之大故於此張本

辭益欲往一見讀之以忘吾憂此第一節韓公自言願

第一節言官于朝

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

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

第三節言守衣時可以到洪又不曾到

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

凡作記須要幾 揄揚主人之美

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

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

韓公以五年冬至袁此當在七月

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

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

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

罷屬上句行屬下句

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



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謂袁州在洪州千里之外

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

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

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此第二段韓公自言不

其第一節言化行

得登閣凡三節

其歲九月人吏

淡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

半合辭言曰此屋不備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

新之公所為文寶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

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

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軌之破

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

後觀

此第三段序修閣

工既訖功公以眾飲而以書命愈

第二節說請記

日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

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

序作記本

大凡記體當模寫其地景物此篇如此說破於此處如此說破此是文字細密

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此第五段收拾未

盡之意

藍田縣丞廳壁記

體

第一節言丞於縣事皆得問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各

有職皆不得問借彼形此

第二節言丞於縣事皆不得問

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

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

應鴛鴦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

曰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

第四節言縣事有不理却問丞

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

此言整丞之設豈端使然哉此第一段言丞不得盡博陵崔斯

為第四段張本

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涵迤日大以肆貞元初

第二節言崔公履歷

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

第三節言崔公欲丞職

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

第四節言崔公亦不得盡丞職

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

即第一段第三節形容處

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拚去牙角一躡故跡破

崖岸而為之此第二段序斯立為丞之本未凡四節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

可讀斯立易楠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此第三段言作

記凡一節

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

文字不辨

澆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澆澆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

結語斬絕公事指文蓋不以承職為公事而以種學績文為公事也

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此第四段言公雖不得盡職於承却得盡職於文以足第一段第一節之意

意一節之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子厚

體此篇既要揄揚弘農公又要揄揚戴氏此作布置得法說弘農公處不走了戴氏說戴氏處又走了弘

農公凡六段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

兩句引入下段

距其涯坵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

勝字眉目

離世樂道應在後結上生

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

第一節承上文說為堂

宜有此

此第一段序

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

第二節說堂之景眉目

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縻艦與波

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櫛被之

結上生下

菱芡芙蕖蘊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

於戴氏矣

此第二段序戴氏堂凡二節

第一節

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

第二節說離世

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與好孔氏書旁其莊文莫

第三節說樂道與第二段相應

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

第四節結

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

照前

照前

得哉此第三段揄揚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

戴氏凡四節

第一節說地得人而愈勝

第二節說地得人而愈奇

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為

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摠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

第三節說畧致期望之意

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替者也既碩其內又揚

就收離世

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此第四段說地與人君子謂

交相替凡三節

眉目

不走了戴氏

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

非動而時中者歟此第五段揄揚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

德即

不可上文時中以不記此第六段

說作記

### 游黃溪記

體 此篇看他模寫今讀此記如游黃溪凡五段

此只節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

如衡潭之類水有瀟水

湘水故取二者之義名水

而州者以百數求最善此第一段序永環求之治百里北

自

遠而近

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原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

前漢西南夷傳有此文法

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此第二段序黃溪凡一節

第一節序去州遠近

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

第三節序祠近山水

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

第四節序初潭

缺者為崖峭巖密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

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

形容

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沉沉無聲

第五節序第二潭

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

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

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向立自是又南數

第六節序潭山水

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

第七節序大具川

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此第三段序黃溪形勢景物凡七節始黃神

神為王莽之後

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

第二節引莽言以証傳者

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

之說

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

第三節序立祠

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

為有道死乃殂立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

山陰溪上

此第四段序黃神祠即第三段第二段注脚凡四節

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

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此第五段序作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體自此以下八篇意脈連屬皆妙於模寫凡三段

第一節序調承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

第二節序出遊

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

第三節形容遊山之趣文字圓活可生句

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

第四節結上生下本題

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

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序游承之諸

第一節序見山

山凡四節

今年九月二十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

第二節序登山

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深溪斫榛莽焚茅茷窮

第三節序山之形勢

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

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洼然若坳若穴尺

形容上

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

第四節結足第二段第四節之意

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

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

第五節形容游山之趣

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舍然暮色

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疑神釋與萬化

第六節結尾第二段音

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

實於前今年字

此第二段序遊西山凡六節

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此第三段序作記

### 鈞鈿潭記

第一節序潭之來歷形勢

體

鈞鈿潭在西山西其始蓋舟之自南奔注抵山石屈

折東流其顛委勢峻湯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

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

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

第二節序買潭上田

也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

更居願以潭上田貨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

第三節序潭上景物而以已意結

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尤與

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

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 鈞鈿潭西小丘記

體前篇言茲潭使子樂居夷而忘故土此篇言茲丘之體  
遺文意不犯重只一段

第一節序得之日為六節張本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潭

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

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竒壯者殆不

可數其嶮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

角立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

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

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

為第七節張本

第三節序買丘

第四節序治丘

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

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

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

與心謀不而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

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鄧錡郭杜則貴游之士

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

第六節結上生下不而旬即第一節後言得異地者二謂西山與此丘

第七節嘆不得其所

是州人棄之而已獨取之



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  
書意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立之遭  
弟節序作記也

### 書錦堂記

歐陽永叔

**體** 此篇是賤題中尊題盡錦之說始於項羽朱買臣其志  
甲陋不足道當賤韓公一世偉人而以此名堂不可賤  
歐公却謂以富貴歸故鄉為榮者窮士之所為韓公早  
貴與窮士不同其取書錦名堂蓋以古人之所為者為  
戒若其功業之就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辭意與

第一節泛言人以富貴歸鄉為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

世之所同也

第二節方辨說士方窮時為鄉人所侮及其富貴以歸鄉為榮

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

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旦高車駟馬

旗旌導前而士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終篇以志為善言人志卑而轉公志大  
言以富貴歸故鄉為榮者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

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

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

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

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

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

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

止反語夸一時榮一鄉哉此第二段言其富貴與窮士不同凡三節公在至和中嘗

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書錦之堂于後圃既又

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

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

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此第三段言韓公以書錦名非以為榮而以為戒也凡一節

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險夷一節至於臨大事

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

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此第四段言韓公功業非特榮其鄉凡三節只一意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

成而喜為天下天下第一道也於是乎書此第五段言

### 醉翁亭記



此篇是記變體歐陽以前無之或曰用賦體非也逐篇序事無韻不排只是記體第三段序景物趣雖以賦然鋪叙記中多有凡六段

第一節序滁州

第二節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迤之蔚然而深

第三節

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

第四節說亭

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岌岌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

第五節說作亭之人

第六節說名亭之人

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

第七節說名亭之意

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

第八節推廣名亭之意

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

第九節

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此一段序亭自遠而近凡九節若夫

說朝暮之景

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

春

第二節說四時之景

夏

秋

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

冬

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

不排

樂字收上意

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此第二段叙景至於負者歌於塗

此節撰寫得最好見滁人之遊乃滁人之樂也

此第三節

第一節說滁人之遊

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

第二節說太守宴

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

第三節說泉

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

賓客

此第一節說得九好見得賓客之間非從事於飲樂者

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譁

第四節說醉翁字

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第一節說太守歸

此第三段序遊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

第四節說會鳥樂引過下段

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

第一節

此第四段引過後段

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

其字指滁此為主意

此第五段說主

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此第一二節

醉能同

此節見得極有手段

第二節說作文之人問答法

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

此第六段序作

也

記凡二節

### 王彥章畫像記

體

第一節序彥章出處本末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第二節序彥章勇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

借彼形此

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第三節序章章之志

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

與上文怒怠顧望相反

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

合語

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

第四節言章章能全節於五代之時

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

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汚其身得全其節者

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所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

總結前兩節

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此第一

段序章

章忠勇第一節言五代舊史脫畧下文說家傳與舊史不同合更此節起本凡四節子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

代新史歐公作

第二節序

嘗不感奮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

得章章家傳之由

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

第三節略舉家傳與舊史不同處德勝戰事詳見

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

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芻畫山川

總上二事

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

此二事家史

舊史非

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

之是時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

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

總上二事

第四節每序德勝之戰此事舊史與家傳異且故作別一說

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

下段歐公欲嘗自以用奇之說獻於時而不用故

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

詳說奇章出奇事引入

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

結上生下

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

此第二段言奇

章家傳

第一節序獻議之由

凡四節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

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余嘗獨持用奇取勝

第二節說當時不用其策

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間余說者或笑以為

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

第三節說德勝之

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

戰正是出奇

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比天下偉

結上生下

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

第一節序得畫像之時與其所

嘗不想見其人

此第三段歐公自說嘗有用奇之議凡四節

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

第二節序完治畫像

拜焉歲久摩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致有

第三節釋鐵槍之號

加焉懼失其真焉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

百年至今俗尤以名其寺兒童牧豎皆知王鐵槍之

第四節說王名不朽以其忠

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

借彼形此

忠義之節使然歟此第四段序畫已百年餘矣完之復

曾子固序顏魯公祠堂祖此意

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係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

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

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此第五段發

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此第六

記只一

節

### 木假山記

蘇明允

體

第一段凡六節既說幸中有不幸又說不幸中又有幸

文字變態甚妙第一節二節皆說木不幸第二節第四

節却說幸是文字開闔法棟梁是幸伐是不幸凡三段

第一節說木不幸而天賜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

第三節說不幸而破腐

第二節說不幸而伐

第四節

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

說不幸而為材不破不腐是幸為人所材是不幸

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

說最幸而為山

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

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彊之

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第六節說幸而不為山又有不幸者

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此第二段序成山乃木之

幸凡三峯為第三段張本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代了幸不幸字

前第一節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應前第三節

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應前第五節首句

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應前第六節

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此第二段就題上覆說上段意一節應一節凡六節

然子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感謂類其父子感字敬字皆綱目兩非徒字

感之而又有有所感焉予見中峯魁崖踞肆意氣端重重主意 第二節說主意 其意以三峯比其父子中峯自比旁二峯比東坡相者

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第三節能收

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綱目第一節先感后敬此毛敬后感語勢當如此

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此第三段說主意凡三節

醉白堂記

蘇子瞻

韓公雖以樂天自處而樂天功業實不及韓公此篇雖提起韓公亦不放倒樂天得體凡六段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地之池上名之曰醉白



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

天而不及者此第一段序題第一節設問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

既以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第二節用已軾聞而

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顧為尋常無

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

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

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憂患之域而行乎利

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以相三帝安天下

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

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此第二段發明韓公所然以

樂天之平昔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

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此第三節推本勸業樂天所無文致太平武定亂

略謀安宗社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

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

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

無也第三節說樂天富貴間地體論無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

此字畫錦堂記意同文異

此第三節推本勸業樂天所無

此第二段發明韓公所

發明欲為尋常人不可得

即天任天下之重

意解

即重明輕

即重明輕

第一節設問

第二節用已

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

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無而公之所無也忠言

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

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

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

自託焉此第三段發明樂天勲業不如韓公與少其寓形於一醉

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

化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此第四段發明古之君子

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

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立明自

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

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

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

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此第五段引

來證凡三節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來文於軾以為記而未

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

第五節說

第五節說韓

公身上總結前三節前三節雖把二公對說此處却就韓公編首前章謂此記為韓公優劣

論未無韓公不以樂天所無自少便易樂天錢等

自託焉此第三段發明樂天勲業不如韓公與少其寓形於一醉

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

化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此第四段發明古之君子

第三節說自比過者

第二節說就韓公身上結

來證凡

三節

此第五段引

古人之比事

記作後故下泣字

書之此第六段序作記只一節

### 撫州顏曾公祠堂記

曾子固

體

贈司徒曾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果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此第一段書曾公死節入題只一節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果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果卿

撓其勢也第二節忤丞相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祀即為第四段第一節張本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此第二段歷序曾公進退本末凡六節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第九節

第十節

第十一節

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  
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  
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第二節說肅宗時忤丞相以  
十年小人指輔國元載事  
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  
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  
一段將不斤字作一節五斤字作一節或不排  
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  
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什以至於七八  
遂死而不自悔者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結  
此第三段評論魯公進退

即是覆說上第一節說魯公學問不能  
段凡二節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

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

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至及至於勢

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

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

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

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

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

第二節說破魯公老而不去

歐以伊尹之任出脫魯公故引此為據如斷案引律令

自謂魯公

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孔子

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

孔子所謂仁者歟比第四段為魯公曰護凡三節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

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公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

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

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

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世之

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

感人况拜其祠為親炙之者歟此第五段序今州縣之政

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

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

矣此六段歸美作祠只一節

### 仙都觀三門記

體歐曾作寺觀文字須是說正道此篇雖仙都三門作記却只道觀不當作三門然此諸篇此篇尚為婉曲凡六段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

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

第一節言作門之意

第三節引經

第二節言作門之制

第四節言天子可以作三門

王城為然此第一段言三門乃天子之制凡四節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四句首連下其事

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此數句另

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大息而已甚說得觀中不當作三門而無能正其失者

矣其法之繁昌也此第二段言道觀不建昌軍南城縣麻姑

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此句說老子之徒感結上之繁昌應在後

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其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中有良田

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言道觀之盛亦不偶然

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徒使世術術施施趨之合下文天遺之意

者不已歎不然何有是邪則其法之繁昌人加固如應前

之何哉此第三段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凡三節

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畢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第二節說作明

獨庫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法謂道教盛力謂時入特

既成託予記予與詠畢里人也不能辭噫為里人而第一節說求記

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而告之天下之公說記中所言皆正理亦是為齊畢回護情與公字對

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此第五段言

分寧縣雲峯院記

體 此篇雖是揄揚道常其實借道常以抑分寧之俗緊要在其有激也一句

第一節總繫分寧之俗有四以下分四節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第二節自府

說勤生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

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

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壞女婦蠶紵無懈人茶鹽

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力其勤如

第三節說嗇施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

橫寫嗇施

出施字結

第四節說薄義

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

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基然於其親

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第五節說喜爭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

律意向少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

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

偽一日千出雖笞朴徙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

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

俗不好處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此第一段序分寧之俗凡六節

第節說院之所在與其始  
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是何時立景德三  
時與其人下邑字見道常是分寧人  
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翫深殿寢言言樓

客之廬齋庖庫庖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

磬之編百器完備此第二段序雲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第二

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

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粟計惜樂淡無累

則又若能獨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

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眎邑人者

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此第三段揄揚慶曆三年九月

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

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

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

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

人其有激也此第四段序

### 醒心亭記

此第四段序  
作記只一節  
豈大凡作遊觀文字多是寓感慨之意如蘭亭記序向之  
骨所欣悅仰之間以為陳迹之類甚多此篇繫轉此意謂



第節說豐樂

歐公之賢未易多見後千百年人思慕之其迹固不啻陳也凡三段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

為第二段名於公之次之說張本

第二節序醒心亭

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

與上下節相對但見其名亭一句後而方說出

第三節總序遊兩亭

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筆記之凡公與州之賓

飲字帶下醉醉字帶上醒

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

第四節就轉鋪景物

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

長承三短

第五節引上醒心字

新字引二醒字

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謂耳新乎其

結佳上文

第六節說醒心出處

聞則其心灑然而清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

亦是為下說韓子處張本

第七節結上生下

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

樂字生主意

泉照前

第一節

善取樂於山泉之間矣此第一段序雖然公之樂吾能言

第二節說公之樂是上文意

亭凡七節

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

之學者皆為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

第三節說正主意

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

照前

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高

迹謂事

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

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此第二段說聖意凡三節

第一節說同遊賓客引上自己  
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畢也又得以文  
第二節說作記  
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此第三段序作記

### 思亭記

陳后山

體

第一節序作亭主人姓與所居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

文乞皆起本

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貧鄉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

第三節序甄君葬其親為下文作序起

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

於予  
此第一段序作  
予以為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

思鬪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宅則思安夫

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  
第三節言見其親前

思其親

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荆棘莽然狐兔之迹交

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  
此第二段序名亭意

節親者人之所不能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

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

存

廣其思也其可忘乎  
第二節借情悲則忘以明思親之遠則忘也

此節畧合

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於忘之者遠故

第三節說有亭而不忘

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

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

其庶乎此第三段發明作亭之意謂人之思親久而不忘段中忘字是主凡四節曰未也賢不肖異思

後豈不有胡去其木思以為持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

隴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此第四段就無曰未

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

其惡以為戒其可忘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

虞邵庵批點文選心訣

性學李先生古今文章精義

易詩書儀禮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皆聖賢明道經

世之書雖非為作文設而千萬世文章從是出焉

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叙晉獻公驪姬申生一

事繁簡可見

孟子之辨計是非不計利害而利害未嘗不明戰國策

之辨計利害不計是非而二者胥失之

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字

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

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